

清程正揆有云：佳山好水，曾经寓目者，置于胸臆，五年十年，千里万里，偶一触动，状态幻出，妙在若忘若忆，若合若离。

对于黄山，何尝不是如此。与徐霞客“蹇者凿之，陡者级之，断者架木通之，愚者植梯接之”艰难攀登不同，现可直接坐上缆车，穿越1000多米的高峰峭壁；即使雪皑封道，也无须再像他独创出的步行法“持杖凿冰，得一孔置前趾，再凿一孔，以移后趾”了，无数能工巧匠与无名英雄早已将登山步道铺展得拥有王者气度。

其实，那天至山脚时，已看到一团团浓云遥挂山端，过一会，便下起了淅沥的雨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店买了一整套的装备：雨衣、雨裤、雨鞋，穿戴好后我背上双肩包，独自坐上缆车，听玻璃窗外雨声啪啪直响，看着一架架缆车空悬、摇晃着穿越险境，不知越过几层云，盘过几道岭，风疾寒、雨滔滔、雾靡靡，我萧萧索索地扣紧雨衣帽子，不知东西南北循山而行。

越往景深处走，正应了韦应物诗中所写：“浩溶合元天，溶溶迷朗日”，及“霏微误嘘吸，肤腠生寒栗”，心中的茫然不断加深，我这是来探寻黄山，窥窥它积聚亿万年的力量来为渺小脆弱的自己打气的吗？拐弯处见有一导游带着几个游客，解说着黄山接近海洋性气候，一年中年平均降雨日数达183天，云雾天特别多。我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，他们大多与我一样穿戴雨装，应都是初次上黄山，料不到仰慕已久的黄山，竟是空茫一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些茫然无措。

雨依旧密集，随着风势有时如巨锤砸在脸面，硬硬生疼。顾不上抹去那些雨，我定了定心，开始观察迷雾中的世界。眼线处，削壁千仞，万壑错耸，模模糊糊，终不知它的深浅、峭峻，亦不知它的色泽、光明，一切遁形入无穷。观景台，背后衬着巨大的灰幕，人们只能对着想象的山体依旧倔强留影。我睁大眼睛，想看清大地演变的裂痕，以及那些破石而生、抱崖而立，或掩盖于岩首的青松。隐隐约约，它们或曲或挺，或纵或横，凌空不屈的枝条大都向左右平伸，这是它们终年不改的姿势吗？犹如人伸开手臂在支撑平衡，而那些奇特的长在悬崖边的松树，更是以撑舞的单臂，扎根丘壑中，枝条全部向空中生长。这是面对不利条件时怎样智慧的取舍，此时，在白浪雾涌中，它们更多了一份沉郁与坚毅，我向它们投下敬佩的一瞥。

行行走走，时常在云雾中只能听见别人的说话声、脚步声和喘气声，当雨泼洒得更欢，伞也飞舞，雨衣帽数度掀飞，相机的雾气与泼下的雨早已将人影一个个罩如飞雾，崔颢“山头野火寒多烧，雨里孤峰湿作烟”的诗句便涌上心头。当我看到“始信峰”这三个大字时，才明白自己到了黄山三十六小峰中被誉为“独秀”的山峰，它凸起于绝壁之上，据闻这里奇石争妍、奇松林立、三面凌空、悬崖千丈，海拔达1683米。相传，明代黄习远游至此峰，如入画境，似幻而真，方信黄山风景奇绝，并题名“始信”。袁枚在《游黄山》中曾写道：“峰有三，远望两峰尖峙，逼视之，尚有一峰隐身落后……下临无底之溪”。他远眺流连，“立其巖，垂趾二分在外”，旁人惧怕挽住他，他还笑曰：“坠亦无妨。溪无底，则人坠当亦无底，飘飘然知泊何所？纵有底，亦须许久方到，尽可须臾求活”。何等的胸襟与坦荡。

听说天气好时，登上峰顶，可尽览四周风光，而如今，迷雾遮住了一切，我登临石阶上台，风雨更烈直往脸扑，游客他们匆匆留个影就下去了，独我一，孤独地站在巨峰边，对着前方偌大的天幕，喃喃而语，想起世事，泪雨纷飞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头发与鞋子早已湿淋冰寒，我便转身而折回。

有人曾经说过，黄山不宜晴，晴了则一览无余，失去了神秘感。我则要说，黄山不宜靡雾，浓了则丝丝扰扰，失去了明媚的光彩，让人忧伤。但一路幸亏有黄山松！有谚云：“不到始信峰，不见黄山松”！光听名字就独具神气：竖琴松、探海松、聚音松、接引松、黑虎松、龙爪松……这些密集参天的大松树沿坡丛生、苍劲多姿、姿态万状，它们最有特点的是斑驳刚劲的躯干，无论远眺还是近观，你不得不佩服它们如强者，在气候多变的黄山承受着风雨侵袭、雪压霜逼，一年年、一日日，春夏秋冬，而后有了鼎立天地间独自的秉性与身姿。有的枝干，或遒劲，拧成天然的雕塑；或蜿蜒，划出几道曲线；或直驱，犹如电线杆的硬度；它们交杂着，在一棵树上会结有各种姿态。此时在雨幕中，它们更似历经磨难的哲人，似乎仅有黑漆的肤色，走近看，叶子才泛出绿色本源。特别松针上那些晶莹闪亮的水珠，挂在针尖，眨巴眼睛，似繁星、似绒球，雨滴铺展开来，像梨花一般洁白。而那些并排的青松显得特别帅气，可以想象天气好时，它们招摇着如伞盖般的枝条，互相媲美，阳光在它们的周身洒下亮彩，斑驳树身也绽放笑颜。我仿佛看到太阳从密集的枝叶间缝隙下一道道光芒，而它们起劲地哼着歌，枝叶平展的样子像手挽手的兄弟姐妹们。此时浓雾中，我见到了连理松，如一对不离不弃的恋人，风雨中同舟，暴雪中相依……它们在黄山上已经矗立了千年，依旧保持高贵的品性，我庄重地在石桥边请路人帮我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影迹。

黄山不止仅仅是硬朗的，那些松鼠们在潮湿的雾气中调皮的身影，给萧索的景致也增添一些趣味，它们并不畏惧苔藓细滑，或在泥泞中寻食；或攀爬树干上幽趣，嘴里还衔着树叶，眼睛像搜寻大自然的秘密，那冗长的尾巴，机敏得随时可以探见风险，灵巧的耳朵贴隐头上，极其惹人喜爱。偶尔还会看到树丛中一两只我叫不出名的鸟，灰褐毛翅，有着黑色脸颊，黄色尖嘴，它的长爪立在石砾中，忧郁地想着什么，但一会又飞上枝头，来了同伴时，它们又相互跳跃着、叽叫着，羽毛特别漂亮，坚挺硕长如扇子。

给捡着失落的心，我决定下山了，遇到几位挥汗如雨的挑山工，一条细长的扁担两边挑着服务游客的生活用品，有的边走边甩肩毛巾擦汗，有的停靠在一块石头上，低着头眯着眼睛养神，脚下的解放鞋湿渍斑斑。我还见到一位40开外的挑山工，他已登越了数千级阶梯，累得走不动了，只见他肩上另有一根木棍，他用木棍找寻扁担三分之一的位置，利用上下错落阶梯靠棍子顶住保持两边担子的平衡，而后他紧抓住下方的四方箱，借此歇歇两三分钟，而后又继续前行……看着他的背影，他筋骨强劲的脚步，我不禁陷入深思：近万级的台阶，他们每天来来回回，靠的是怎样的毅力与体力？他们多像那些岩壁小裂缝中生长的青松，随风播撒下树的种子，哪怕石崖只有一丝丝可以驻扎的缝隙，它们都能克服条件的恶劣，生根繁茂，不屈地依附于崖壁，而后有了自己的方向。山有了草木，犹如人有了品德的衣裳，自然、率性、谦和、包容。山有了勤劳的人们，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安全与守护。大山真像母亲，迎着这些顽强的孩子……

雨渐渐小了，到了山脚，回首仰望，天空已经放晴，绵延俊秀的山体现出原来的模样，山顶几缕柔云缠绕，一切犹如梦中。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作家班学员)

古再勒巴格村猜想

□王 昆

了严格限制。”

听他给我解释得头头是道，我倒对这个黑黑壮壮的古再勒巴格村主任有了几分好感。但是，我又担忧着，古再勒巴格村地处4个城市的边界，是一个典型的“4界村”，贫困发生率高达50.89%。在这样一个深度贫困的村落里，没有一分地的伊斯拉木，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费用都不容易，又如何负担这次昂贵的腿伤医疗费呢？就我的经验判断，如果按照预定治疗方案治疗伊斯拉木的腿伤，那是需要好几万块钱的。

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两条腿中先取右腿植入钢钉，待稳固恢复之后，将坏死部分切除再装上假肢，按照计划，一切顺利的话，一年之后，伊斯拉木将重新下地行走。手术结束之后，这个不善言谈的汉子低着头不停地叨着：“等我可以下地行走，就去和老婆一起下地干活。”

伊斯拉木最大的幸福就是和老婆一起下地干活。这个维吾尔汉子朴实的幸福观感染了我。当然，伊斯拉木的妻子更称得上是伟大的女性，一副柔弱的肩膀挑起如此重担。于是，做完手术之后，我决定去会见伊斯拉木的老婆穆萨。

村主任陪着我在依斯拉木家门口等了半天，我们才见到了这个吃苦耐劳的女主人。我们站在路边，穆萨骑着电动车缓缓停在我们身边，她下了车，看到赵主任站在那里，冲着我们憨厚一笑。仅此一面，这个满身碎草和泥土的女人便使我对这个民族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：勤劳吃苦、忍耐力强。

在赵主任的介绍下，我问了她一些家庭事务。在谈到丈夫的瘫痪时，她有点眼圈湿润，用粗砂一样的手指抹了一下眼角。穆萨说以前的日子真不敢想象，没日没夜地出去做帮工，仅能维持糊口，即便为了糊口，她每天也要加班加点地干活。在新疆，虽然要到10点钟人们才开始工作，但在7点多天就亮了。为了尽可能多地挣到钱，她每天都在天亮之前赶到农田里，而到了晚上九点钟才会赶回来，中午只能啃几口馕，喝点水。她说自己也累，累得一个人默默地流泪，但是眼泪流完了，也就那样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家里是瘫痪的丈夫，还有3个孩子。穆萨说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，之前她曾打算让三个孩子辍学。但工作组来了之后，她很快不那么想了，她必须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，要知道

外面的世界，有知识了好出去闯荡。她说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先是有政府安置房补贴盖了新房子，后来工作组又几次走访帮她老公治疗腿伤，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，以为丈夫这辈子都要瘫在床上度过了。

我越听越纳闷了，问：“什么工作组？”她腼腆地笑着，赵主任也开心地朝我笑起来。一旁陪同前来的乡镇干部小李才解释说，工作组是指自治区发改委评审中心驻古再勒巴格村工作组，组长就是这位赵杰元赵主任。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这位赵主任并不是村主任，嗨，难怪！

小李说，像伊斯拉木这样“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”的家庭还有几户，他们都是工作组的重点脱贫对象。为了让他们彻底脱贫不反弹，赵主任带领驻村工作组积极协调，为这些重大病患家庭设立互助基金，像伊斯拉木这次花费的几万元治疗费，都将由互助基金里全额报销，同期得到此类待遇的还有刚刚截肢的村民吾尔妮萨·阿不来提。

对于穆萨提到的到安置房补贴，赵主任很有感慨，10年前，这里的不少人家还住着泥土木板房，村民在宅基上挖土坑埋木板，里外糊一层泥草，再加个顶盖就算房子了，家里除了睡觉的垫子几乎没有任何家私。近几年，中央和自治区加大了对南疆地区的精准扶贫力度，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贫困群众建造新型安居房。



我随军事医疗小组在喀什扶贫期间，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病号。病人名叫玉素甫·卡德尔·伊斯拉木，是喀什地区莎车县荒地镇古再勒巴格村村民。

伊斯拉木来到医院时，他的妻子在麦地里忙着农活，陪他来看病的，是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一头西一头东地忙着为伊斯拉木办理各种手续，又找到了喀什地区医院骨科的卡德尔主任。听说这里还有前来援助的解放军医疗小组，这个黑壮的男人恳切地表示，希望我们医疗队的骨科专家能和卡德尔主任一起为伊斯拉木做手术。检查病情时，我在一旁不经意间地向伊斯拉木问了一句，“这人是谁啊？”伊斯拉木瞪大了眼睛说：“赵主任啊！咱古再勒巴格村的赵主任！”我心里嘀咕着，伊斯拉木有福气呢，一个村主任为了治他的腿忙成这样。说实话，对这样领导打招呼的“非常规”病号，我是带着点天生的距离感或者说是漠然态度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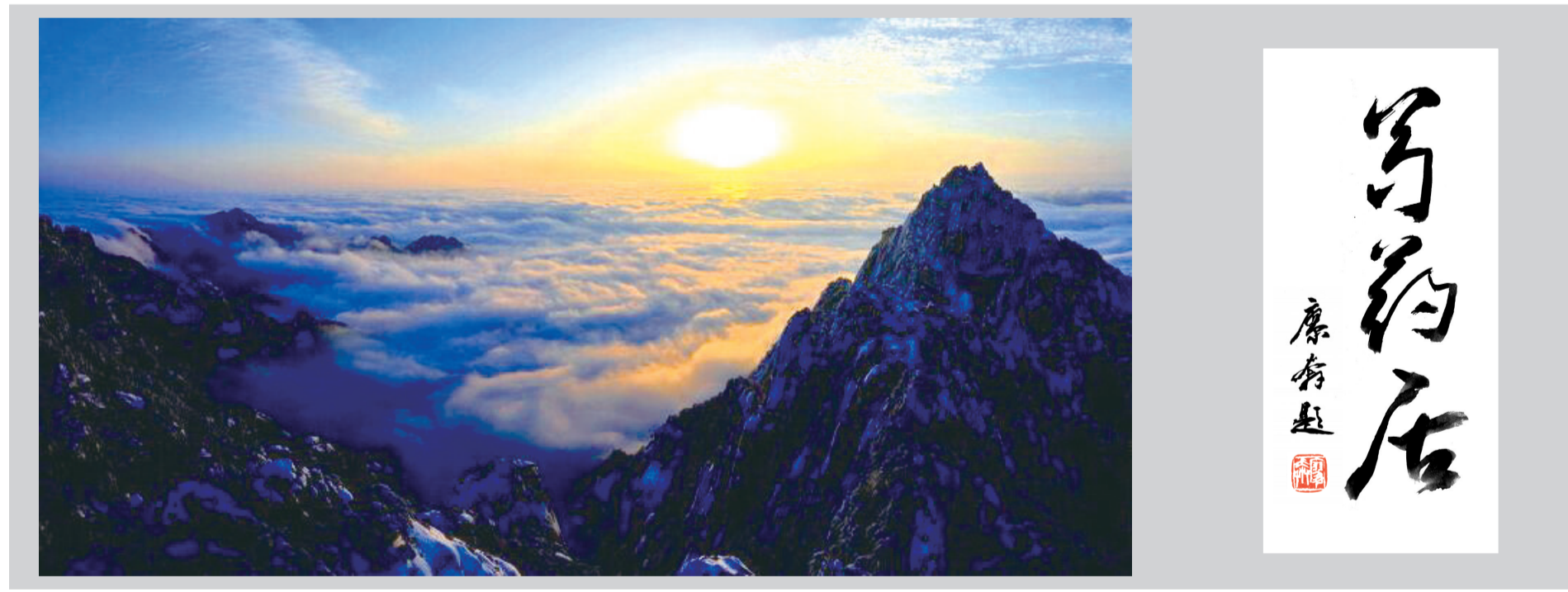
40来岁的伊斯拉木病根是在腿上，他已经瘫痪在床快10年了。1993年秋季，年仅18岁的伊斯拉木和父亲赶着驴车去庄稼地里干活，因为路不好，驴车翻在路边沟里，坐在车上的伊斯拉木跌落进沟渠土坡上，双腿膝盖被倒扣过来的板车车帮砸了个正着。父亲抱着伊斯拉木流血的双腿回了家，本想去叫医生，但被伊斯拉木坚决拒绝了。父亲也是病人，患了肝癌，伊斯拉木觉得父亲更需要用钱。

父亲还是背地里悄悄地喊来医生给他瞧伤。医生诊断说是骨头伤的厉害，已经断开，虽然躺床上能养，但恢复行走的可能性极小，并且会有后遗症。伊斯拉木问：“啥样的后遗症？”医生说：“膝盖关节慢慢变废，最后瘫痪或者截肢。”伊斯拉木不相信医生提到的后遗症，固执地说：“我这腿不用治疗，养一下就能好。”

真如伊斯拉木说的那样，他在床上躺了半年后，竟然下地行走干起农活了。两年后，健硕的伊斯拉木结婚了，新娘阿提古丽·穆萨就是惊叹着伊斯拉木自己康复的奇迹嫁过去的。

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，外人看起来，伊斯拉木的双腿度过一段神奇的时光，毫无障碍。但每当晚上睡觉时脱掉衣服，伊斯拉木便禁不住忧心忡忡，随着时光流逝，他那双腿的骨节逐渐弯曲变形，腿部肌肉也慢慢萎缩。过去的20年，家里所有积蓄都花光了，也没能留住父亲的生命，而伊斯拉木的双腿，也早错过了最佳治疗期。如今，伊斯拉木有3个孩子，老大有上中专，老二初中，老三只有10岁。我很诧异的是，伊斯拉木说自己家里已经没有了一分田，一家人全靠老婆一个人外出打工挣钱养家。

在我看来，新疆地广物博，哪里还会缺耕地？但站在一旁的古再勒巴格村主任告诉我，新疆地质特别，虽有广袤大地，但不可随便开田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，缺乏水源。我问，难道没有地下水吗？赵主任说：“有，但不能随便开采。因为地下都是沙土地层，一旦开采，整个地下水水位便会很快下降，对整个生态破坏厉害。为了长远地保持新疆生态平衡，政府对水资源开发做



我的挚爱

□ 梦野

我有一个情人，给了我甜美和力量。我一直藏在心底，不愿说出她的芳名。

我和她相识，在念高一时，那个年代就算“早恋”。因为她，我上课分心，总是感受着她的心跳，下课总想偷偷地写出我的心迹。晚自习后，她的妙音穿越老城的厚壁，弄得我神思恍惚。高中阶段，我没有修成“正果”，但看到情人的成长。她没给过我任何称之为物质的东西，可给了我名分，让我俩“凝聚”在一起。视野翻过围墙，师生没有抨击我，相反，艳羡地说我俩才是“郎才女貌”。

我的情人确实有着不俗的体态。她遵从自然，从不涂脂抹粉，从不奇装异服，步子迈得老实，但有着创新的表征。我俩俩笑着迈入师范的门槛。课业没有

负担，浪漫自然就多了。她对我产生更多的迷恋，我俩白天逃课，晚上在烛光下幽会。有时我们竟夜不归宿，顶着寒冷，感受闭目相拥时的奇异光明。

一条黄土路，把我送到沙尘遮眼的乡村。我的情人跑了，我独饮着分配的苦酒，心情坠落到谷底。经秋历冬，从出逃的夜色中，在大地裂出的伤口上，我的情人精灵般来了。她仿佛背着一个火炉，热烈地搂着我，一声不吭。我看出她的难过和不舍，远处飘来孟庭苇的歌声：“谁的眼泪在飞，是不是流星的眼泪，变成了世界上每一颗不快乐的星……”她很深情，共苦的精神，给了我安慰，让我再次奋起，在人生的海洋中，感受风浪的美意。我们是一对“准情人”，全村人感到异常惊讶，见到总想多看两眼，看我这个身体是否有特殊“构

成”。小城远远地翘起耳朵，领导也知道了，下乡调研时在政府约见我，共进午餐，还格外赏识我俩。

感谢我的情人。我没花一分钱，没给她送玫瑰、香水、首饰、衣物……她还是那么重情。那义气产生的效力，促我跃入小城。音乐不绝于耳：“悲伤的眼泪是流星，快乐的眼泪是恒星……”从楼群的小缝中，在条条生硬的水泥街上，我体味出她柔软的情怀，重要的还有一颗坚贞的心，让我在喧嚣的春夜里沉醉。

我的情人变得更加浪漫了。这么多年，她邀我逛过各地的奇山秀水。我尤其感念的是，我俩在京城的夜里，激情之花处处，从知春里到朱辛庄，从团结湖到八里庄……爱情的烛火愈燃愈烈，愈来愈弥漫开来。冬天似乎走失了，是因为情人烘烤出我俩的热度。

我的情人胸怀祖国，装满良知。在弱势群体队列里，她不会雕塑，但懂得艺术，是我生命里一种耀眼的刻痕。

我的身形看上去并不庞大，我的情人总是护佑我。不论时光怎样流转，不论我身处何方，她总是陪在我的身旁。歌声从心底响起：“从来就没冷过，因为有你在我身后，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……”多少年了，我没看见情人的手，但我感知她的存在，她全身心推我前进。

我有一个情人，给了属于我的天地和美意。我一直藏在心底，太感激她了，今天我要说出她的芳名。

我要说出她的芳名，是我挚爱的，我永生挚爱的——文学！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)

